

意犹未尽

二月正好

■贾瑞东 文

春天很美,但一月有点瘦,三月有点肥,二月正好。

春风和煦,柔柔缓缓,不料峭也不热烈,拂过湖面,湖水微微起绉,轻波细浪,不凝冻不汹涌,像年轻妈妈细腻的手指摩挲襁褓里粉嘟嘟的婴儿,像遥抚远方绵延山脉的婉约柳枝。

明澈的湖面虽然有些不平,然清亮丝滑,一目了然,正是这种摇篮般的晃荡才使湖水不僵不腐活脱灵秀,如含情脉脉羞羞涩涩的浅笑。

倒映水中的杨柳如烟似雾,如果没有一点动荡,那又太过板滞内向,若洪涛翻涌,则太过劲暴张狂,唯有二月的风才妙俏多姿。

柳在水中看得不是很清,这种好更是不可名状,若隐若现似清不楚,仿佛雾里藏花水中沉璧,耐人寻味,引发诸多遐思。

落在湖面的几片芳华舣板,悠悠摇摇,有了红与绿的掺和,轻风微澜,把它们徐徐搅拌,水色更加丰富多彩。

说到春天不能少了花,二月的花也正好。之前,部分未开,还在孕育,树芽更迟,不耐看,带着寒怯与颓象;之后,花虽全盛,却有点过,早开的蔫巴了,树叶也有点大,抢了花的镜头,不尽人意。

二月恰好,花与蕾并蒂,先开的绚烂夺目,后开的跃跃欲绽,叶子也刚露芽,鲜亮油绿,虚以让位,不媚惑也不失色,佐料一样点缀其间,像一碗豆花撒上几粒葱段,一盒蛋糕嵌入几颗青梅,清清爽爽,各尽其责,各显其能。

二月里的一切都中庸,不偏不倚。草刚冒尖儿,远无近有,既显存在之责又感大地之恩;藤蔓新绿,不带寒瘦不见瑟缩,颜值与形貌都舒心可目。一眼望去疏疏朗朗、通通透透。天地如一张彩网,花美,不藐视绿叶,叶小,不菲薄卑微,互不相干,各留余地。

行走杨浦

嘘,有黄鼬穿越

■杜祖德 文

晚饭后,照例去户外散步。

小区的道两旁种有大树,茂密的枝叶把上空完全遮蔽,树下栽有灌木和书带草,密匝匝地占据着树距间的空隙。

在小区住了多年,路径熟悉到闭眼都不会走错。是夜,路灯散发出柔和的光线。没有了风的撩拨,树叶纹丝不动,环境显得分外静谧。

路,远眺黝暗,近看朦胧。

信步便走到两所学校的间隔行道。走着、走着,突然三五米开外,

从右边校园的围栏中悄无声息地窜出团褐黄色生物,径入路面,快速穿越。

路宽五六米,平坦无遮。只见一只体形比猫小、比鼠大,还拖着蓬松尾巴的生物映入眼帘。它步伐快捷,体态轻盈。不容你看清,嗖地一下就窜到对面的低墙脚下,接着又纵身一跃,上了矮墙,转身越栏跳进了对面校园。

整个过程,可以说是稍纵即逝。

近年来由于黄鼬的栖息地环境不断变化,数量锐减,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,属“国



色达暮色 ■汤健方

岁月悠悠

母亲画的66张画

■任炽越 文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母亲患上了高血压。我陪她去宁波乡下静养,住在舅舅俗称“老宅岸”的楼房里。这是外公抗战前夕在上海洋行街开海味行时,在老家盖的,建造颇为讲究,在四邻八乡出了名。母亲少女时代,在此楼房住了好几年,后随父迁居上海霞飞坊。没想到,在七十多年后,这老宅被无一点绘画基础的老母亲,凭着记忆画到了纸上。

我看到这张画时,母亲已离开我们多年。有一次与大姐通电话,说起大姐的书画作品,入选市高校系统书画展时,大姐说曾用蝇头小楷,抄了心经的全文,让信佛的母亲在诵读佛经中,安享晚年。

放下电话,我即刻打开专门放置父亲遗物的柜子,在找到大姐所收录心经的同时,又意外发现,在一只档案袋里,存有母亲画的一叠画。我数了数,恰好是66张。

这些用圆珠笔画在大小不一的药品说明书上的画,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父母亲晚年时,与我毗邻而居。我几乎天天晚上,去二老那儿问候安好,也给他们讲一些社会趣闻。

那天晚上,我去父母处看望,只见母亲戴着老花镜正在灯下画一只

小鸟,我称赞母亲画得好!母亲调侃道,闲得无聊,以涂鸦排解寂寞。我听后,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,自责对二老精神生活关心不够。后来帮母亲买了几件老年玩具,可玩耍的时候并不多。

想不到,母亲在药品说明书上,仍一直不停地画着心中的画。

在一厚叠画中,一张老宅屋子的画,跳进了我的眼帘。我久久看着这张画,眼前又呈现出当年陪母亲去乡间休养时住过的这宅子。两层楼的江南传统民居,鱼鳞般的黑色瓦片,就连二楼窗户朝外撑起的老式传统窗子、底楼门前的小栅门,都被一一画了出来,不禁惊叹母亲的记忆与表现力。

仔细欣赏着母亲画的每一张画。画面呈现的大都是小鸟、鸡鸭、草垛、花儿、树木、田野、河流、船只等农村风光。这些画虽无技法,但形象生动、画面逼真,或许这与她曾做过绣娘的经历有关。我知道母亲从小在农村长大,十多岁才移居上海,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,陪伴她成长,在她心中镌刻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。

晚年,与母亲聊天时,她满是对乡村风光与田园生活的向往:春天,她带着妹妹在田野上追逐小鸟,四面是一片金黄的油菜花,半空中飘着一只彩色的

风筝;夏夜,她半卧在屋檐下的藤椅上吃着西瓜,外婆的蒲扇在一旁轻轻摇着,远处的水塘边蛙声一片;秋天,她去村口的大树下捉来豆虫,引得院子里一大群鸡追着啄她手上的虫儿。

陪母亲在乡下期间,有一次我负责喂养一群小鸡,回棚时少了两只,她也兴致盎然地随我一起,去门外的晒场上寻找。暮色中发现两只小鸡还在草堆边玩耍觅食时,她一边轻轻地赶着它们,一边柔声道,天黑了我们一起回家吧!

母亲的心中有这些可爱的小动物,笔下才呈现出它们栩栩如生的形象。在母亲的画中,有引吭高歌的大公鸡,有保护小鸡抵御老鹰的母鸡;有扎水觅食的小鸭,有仰脖吞鱼的老鸭;有鸡鸭追逐嬉戏的场景;有围着荷花飞翔的小鸟,有抱窝孵蛋的母鸡。还有一张较大的纸上,在一棵茂盛的大树下,画着姿态各异的鸡和鸭,四周鱼儿翔游,头上小鸟蝴蝶蜜蜂飞舞,在悠闲的鸭子背后,还有几只大虾紧紧地跟着。

这是母亲脑海里,时时涌现的江南农村画面,蕴含着母亲对大家庭生活的眷恋,她常对我们说,一个家庭就像一棵大树,根须深扎,枝繁叶茂,就会人丁兴旺,欣欣向荣。

记得,母亲在乡下休养期间,一直想再坐一次脚划船(类似绍兴的乌篷船),以回味小时候外公带她坐脚划船走亲戚的体验。后家中安排去远乡祭扫祖父,路途上正好有一段尚有脚划船运行,陪同的表哥特意“弃

保”级动物。如今,就在这人烟稠密的小区道上,匪夷所思地见到黄鼬在眼前穿越呢!

笔者小区位于杨浦区东北一隅,距市副中心江湾五角场没几站路。住楼是上海自建的首批小高层,楼底由铜条和黑白石子磨光的地面上,经注浇打磨出的1986年12月字样,掐指算来已竣工近四十年了。

楼龄有些老,周边的环境亦发生了极大变化。曾经的城乡接合部,如今生态环境优美,有了黄鼬穿越,嘘——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世相百态

“不矫情”

■童伟忠 文

依旧是三人病房,依旧是原先的床位,也依旧是曾经照料过她的护工阿姨。腹部左右两侧装有穿刺引流管的老伴一如既往地安静地躺在病床上,用友善的眼神和护工打着招呼,对方似乎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激动,脱口而出:“又是你啊,不矫情的大眼睛阿姨!”

这是老伴手术后,因腹部出现大量积液第二次住院。一个月前,她因面色和颈部发黄,被查出重病,在这家三甲医院做了七个小时的大手术。从早上推进手术室,到麻醉醒来送入重症监护室,翌日转入普通病房,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的老伴被“绑架”在床上不能动弹,没听她叫过一声疼。实在难受时,也只是偶而皱一下眉。老伴身材娇小,体重不足90斤,她的罕见安静与坚强,与邻床术后难免的“哼哼唧唧”反差强烈,这让有20年护工经历、见惯了病房寻常场景的阿姨十分感慨。

每次,阿姨处理完扁马桶内的秽物,老伴总不忘道一声:“辛苦你了,谢谢阿姨!”一天夜里,见阿姨睡得正香,需人搀扶才能下地走动的老伴不忍心唤醒她,自己扶着墙壁摸索着去卫生间。事后,阿姨吓了一跳,责怪怎么不叫醒她,如果摔倒出事,她可难逃责任啊。可阿姨内心却被老伴的善良打动,说她这个上海阿姨受得起苦,不矫情。有几天,老伴发现一直乐观的阿姨郁郁寡欢,细问之下,得知阿姨江西老家的丈夫被车撞了,在医院治疗花费不小。老伴动了恻隐之心,嘱我送上1000元。阿姨婉拒,老伴反复说,只是表表心意,她才感激地收下。

为了让我养精蓄锐,扛过陪护的艰难时光,老伴建议我晚上不陪夜,全权委托给护工阿姨。傍晚5点,医院食堂送来预定的晚饭,老伴一吃完,就催我早点回家休息,以便明日“再战”。我不忍早退,想多陪她一会儿,阿姨说,她是心疼你,你不走,她心会不安的。我明白,这是重病在身的老伴以她唯一能做的方式,悉心关爱着我,一如我们婚后38年的平常岁月。依依不舍离开病房时,我的眼眶一阵发热。

思绪忽然闪回到三年前。彼时,疫情肆虐。一日,毫无征兆的老伴自测忽然见“阳”,惊慌片刻后,只见她冷静地拿出抽屉里的四万元现金,说她明天如果被送去隔离,这钱给我作日常开销用。我既感动,又觉得老伴傻得可爱。翌日清晨,老伴早起的第一件事,就是给家养六年的西施兔切了足够它吃半个月的胡萝卜,放进兔笼后,她疼爱地抚摸着兔头,喃喃自语:“外婆不在家的时候,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噢。”我听了,鼻子一酸,差点泪奔。

“此心未改春冰薄,留取微光暖客尘。”身处逆境,经历坎坷,仍时时想着他人,以自身微弱之光给人温暖。“不矫情”的人儿,愿幸运之神眷顾你,好人一生吉祥。

诗抒胸臆

复旦百廿庆

■刘芳

双甲轮回峙玉衡,
光华楼上瞰云生。
曦园故纸栖新燕,
故苑曦枝吐旧盟。
檐角风摇千载钟,
墙阴苔篆百年名。
且将日月磨成砚,
蘸取长江万古声。